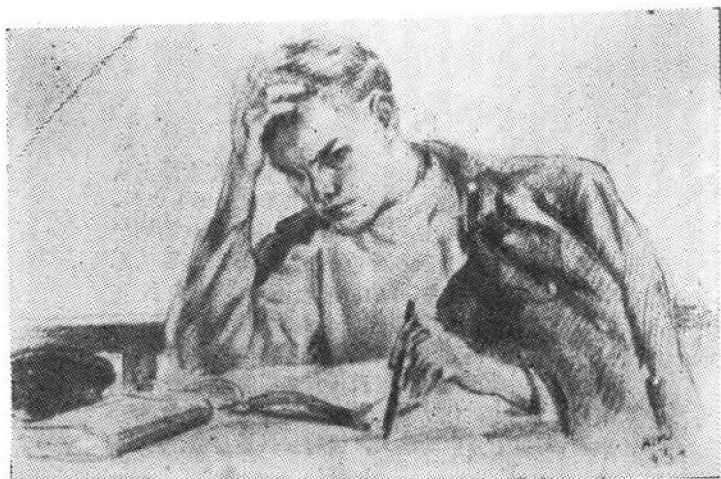




列宁的中学时代



列宁的中学时代

〔苏〕尼·涅契沃洛多娃 著
〔苏〕列·列兹尼琴科
刘青林译

北 京 出 版 社

列宁的中学时代

〔苏〕 尼·涅契沃洛多娃 著

〔苏〕 列·列兹尼琴科

刘青林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0,000字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7,000

书号: 7071·847 定价: 0.48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传记体小说，主要描写伟大列宁从中学三年级到毕业的中学生活。作者依据历史资料，用细腻的笔触，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中学时代的列宁刻苦学习，独立思考，在家庭、社会和进步作品的影响下，树立革命思想，并为后来的伟大革命实践在学识上、思想上、品格上作好准备的过程。

作者把列宁的成长过程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中加以描绘，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特别是对列宁家中的和谐气氛、双亲对子女的良好教育和熏陶，写得十分生动感人，读起来兴趣盎然、令人振奋。

本书译自《列宁的青年时代》(Юность Ленина)一九六三年版。中译本分为《列宁的中学时代》和《列宁的大学时代》两册。

目 录

第一章	乌里扬诺夫一家·····	1
第二章	中 学·····	44
第三章	怎么办? ·····	72
第四章	“不能走那条路·····”·····	104
第五章	中学毕业文凭·····	147

第一章 乌里扬诺夫一家

拉丁文教员雅柯夫·伊万诺维奇·霍多罗夫斯基不慌不忙地走着，欣赏着早晨明媚的春光。高高的衣领紧贴着他那红润微肿的面颊，褪了色的帽子底下，露出了长长的几绺微卷的白发。

这座伏尔加河畔的城市早已从沉睡中醒来，但是省府所在地的主要街道还是空荡荡的。只有从卡拉姆金小花园那边传来的单调的沙沙扫地声和从码头上断断续续传来的轮船汽笛声。

五月的阳光，把老教师的脊背晒得暖烘烘的。他快活地卷缩了一下身子，眯起戴着近视眼镜的蓝眼睛。强烈的阳光从密密麻麻的树叶中穿过，射进一簇簇傲然长在马路两旁的小草，给人行道的石板涂上一层金黄色，与蓝色的阴影交织着。

雅柯夫·伊万诺维奇拐过街口，经过省府旁涂着红白条的岗亭，来到一座宽阔的广场上。广场中央巍然矗立着特罗伊茨大教堂，它戴着沉甸甸的镀金圆顶，正门两侧是一排宏

伟的柱廊。大教堂旁边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老尼科尔斯克教堂——一个窗户窄小、钟楼很高的矮矮的礼拜堂。这两座教堂对过儿，有一幢两层的砖楼房，门口挂着一块铁牌：“辛比尔斯克男子古典中学校”。

雅柯夫·伊万诺维奇走到正门口，在小台阶上跺跺脚，去掉鞋上的泥土，扶了扶滑到鼻梁上的眼镜，走进了学校。

一个上岁数的看门人，穿着件边饰已黯然无光的旧制服，正在衣架旁打盹。听见大门响，他慢慢腾腾地站起身来，从老教师手里接过帽子，谦恭地微笑着对他说：

“雅柯夫·伊万诺维奇，又是您头一个到，您又睡不着啦？”

“这回您可没说对，彼得·季莫菲耶维奇，您说错啦，今天还有比我早的呢！”说着，老教师朝衣架摆了一下头，原来那里并排挂着五顶中学生的帽子。

“是三年级的学生，乌里扬诺夫跟同学们。”看门人殷勤地解释说，“天刚蒙蒙亮，就来准备考试啦。”

“是啊，今天可够他们忙活的啦，不定谁得吃不了兜着走哪！”雅柯夫·伊万诺维奇一边打趣地说，一边习惯地用手掌理了理盖着秃顶的稀疏的头发。他整理了一下已经穿旧但熨得平平整整的制服，从袖子里往外拽了拽浆硬的衬衣袖口，然后满意地搓着手，顺着铁栏杆的楼梯上了二楼。

雅柯夫·伊万诺维奇走过拱形走廊时，在一个镶着玻璃的教室门旁边停住了。

黑板旁站着一个个儿不高、墩墩实实、穿蓝学生服的男孩子，正给同班同学讲拉丁文文法规则。一双微眯着的淡褐

色眼睛闪烁着调皮的光芒，脸上显得生气勃勃，鼻梁上隐约露出几颗雀斑，一头柔软的卷发，披在高高凸起的前额上。他，沃洛佳·乌里扬诺夫擦着满手粉笔末儿，兴冲冲地说：

“最主要的，是别着急，一切要按部就班地讲。一着急，就要出错儿。也不要忘了例外情况：‘玛斯库林涅，盖涅利斯’所有单词都以‘e x’与‘n i s’结尾……好啦，谁来复述一遍？米沙，现在你来试试吧！”他对一个黑瘦的同学说。

可是米沙·卡扎科夫把上课、拉丁文（那讨厌的词尾叫人怎么也记不住）和迫在眉睫的考试，全都忘在了脑后，此刻他正在一只手支着脑袋，呼呼大睡呢。

这时，沃洛佳狡黠地看看大伙儿，模倣雅柯夫·伊万诺维奇的姿态，仔细理了理头发，伸手从制服袖子里往外拽了拽衬衣袖口，满意地搓着手，从黑板那儿走过来。大伙儿强憋住笑，沃洛佳也没发现老师正在注视他，俯下身去，故意瓮声瓮气地对那位熟睡的同学大喝一声：

“卡扎科夫·米哈伊尔，请到黑板前面来！”

那孩子吓得一下跳了起来，惊骇地直眨眼睛，竭力想弄明白课堂上出了什么事。这时，沃洛佳装出从鼻梁上摘下眼镜、呵了呵气、擦镜片的样子。

“我说……咱们倒是讲到哪儿啦？”他厉声地接着说，但一见同学那副张惶失措的模样，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米沙想抱怨几句，但沃洛佳笑得那么爽朗动人，连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好，走吧，上黑板前面去吧！”沃洛佳忍住笑说，“咱们瞧瞧，你都梦见了什么……”

米沙不好意思地站起身来。他明白，乌里扬诺夫这么早到校，纯粹是为了他们这些学习落后的同学，人家自己早已把功课准备好了。过去他们感到高不可攀、乱七八糟、非常头疼的东西，经沃洛佳简明扼要地一讲，变得通俗易懂了。可现在他竟然糊里糊涂睡起觉来！……米沙埋怨着自己。

“你干吗总站着呀，快到黑板那儿去吧！”沃洛佳轻轻推了他一下，这时才一眼看见了老教师。

雅柯夫·伊万诺维奇忍住笑，好奇地打量着沃洛佳。他跟乌里扬诺夫一家很熟，常到他们家去串门。这个孩子严以律己、刻苦学习的精神，以及乌里扬诺夫一家共有的谦恭待人的美德，常常使他惊叹不已。

雅柯夫·伊万诺维奇同沃洛佳的视线相遇，发现他有些不好意思，便连忙从门旁走开。他沿走廊走着，满意地搓着手，想要习惯地拽袖口，可是忽然醒悟过来，笑了笑，只摇了摇头。

九点正，铃响了。

半明不暗的走廊上，一片惶惶不安的嗡嗡声。三年级教室的门敞着，门旁聚集着一群学生，一张张紧张等待着的面孔，一声声激动焦躁的低语，一道道惊慌不安的目光……

“艾高，麦伊，米伊，麦……”一个瘦瘦的学生，胳膊支在窗台上，双手捂着耳朵合着单词的音节，摇晃着身子，在拼命背诵拉丁文。

一个红脸膛儿的胖孩子，手插在肥大裤子的口袋里，快步走来走去，尖声细气地紧叨念：

“康特拉，埃尔戈，埃克斯特拉，英捷尔……康特拉，埃尔戈，埃克斯特拉，英捷尔……”

不知是谁在角落里嘟哝：“上帝啊，回忆一下大卫国王^①和他那颗温柔的心吧……。”

“瞧瞧，咱这篇作品！写了三天哪！”一个刚长小胡子的细高挑儿夸耀地把手掌一摊。手上从手心到指尖，都用小字写满了拉丁文动词词尾。

“有三天工夫，都能背下来啦。”有人不无道理地说。

“不，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另一个人大发议论，“你会，可能考糟糕，不会，也许能及格。一切由上帝做主！我这个人是一点也不在乎。瞧！”

他一拍胸脯，打开衣服，亮出个小圣像来。

“灵吗？……”一个靠门站着的学生好奇地问。

“怎么不灵呢！神学得 3₋，代数得 3₊！”

“等着吧，一会儿考拉丁文，他就该给你个不及格啦！”

“来啦！”有人惊呼一声，大伙儿纷纷向自己坐位奔去。

闹声逐渐平息下来。学生等待着，盯着门，只有“后排坐”^②上，还在一个劲儿地死背：两个以‘乌斯’结尾——拉普斯，木斯，两个以‘埃尔’结尾，索尔，瑟尔……”

“起立！”值日生一反常态地高声喊道。

考试老师在门口出现。首先进来的是又瘦又高的校长，跟着是副校长兼高年级拉丁文教员（因为他留着一绺稀稀拉拉的山羊胡子，外号叫“山羊”），由霍多罗夫斯基陪着走进来。

① 大卫：犹太古代（纪元前十一世纪）半传说性的国王。——译者注

② 当时，学习最差的学生坐在后排。——译者注

最后进来的是耷拉着两撇小红胡子的愁眉苦脸的学监。他小心翼翼地捧着记分册，一瘸一拐地走来。为表示庄重，教师都穿天蓝色制服，里面露出浆硬的白胸衣和高高挺起的衣领。

考试老师在桌旁落坐。考试开始……

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面对严厉的考官们，用响亮的声音背诵着拉丁文动词词尾。

“好啦！”雅柯夫·伊万诺维奇止住他，翻了翻他面前的课本。“读读这一段吧！”

沃洛佳迅速朗读起拉丁文。他的卷舌音发得不大清楚，象分成了两个音，这赋予他那响亮的声音以一种特殊的魅力。这声音既不显得拘束，也不过分流利，他读得信心十足，热情洋溢。校长听着这个矮个儿学生流畅的朗读，心里很高兴。

“开始翻译吧！”雅柯夫·伊万诺维奇止住沃洛佳。

“有位君子在海滨漫步。他遇见一位不讲礼貌的人，那人碰了他一下，还说：‘我没有给蠢人让路的习惯’。‘我有这种习惯’，他答了一句，便让开了……”

“好，行了！”校长说着，对教师们说：“哪位还有问题？”

“有，菲多尔·米哈依洛维奇！”副校长兼拉丁文教员一边应声，一边将眉头一皱，把胡梢儿往手指上一绕——沃洛佳熟悉这个不是好兆头的姿势，不由警惕起来。这位副校长喜欢故弄玄虚，搞突然袭击，胆怯的学生常常被他弄得晕头转向。

“乌里扬诺夫，您说，对您所读的东西应如何理解：两个

人谁聪明谁愚蠢呢？”

校长吃惊地扬起眉毛，从夹鼻眼镜上头看了看副校长。

沃洛佳平静地答道：

“当然是那位让路的人聪明。他的答话证明了这一点。”

“如此说来……对愚蠢的人就得时时处处退避三舍了，是吗？”他又绕起胡梢儿来。

“不对。不过最好是别理他们！”

这话说得那么直截了当，十分动人，校长禁不住咯咯笑了起来。大家不喜欢这位副校长，因为他知识浅薄而又自命不凡，动不动就发表一通又臭又长的演说，对此，不但学生，连许多老师都感到头疼。

考场上嗡嗡了一阵。雅柯夫·伊万诺维奇现出一副傲然自得的神情，眼镜闪着光，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

“请坐吧，乌里扬诺夫，”校长竭力忍住笑说。等沃洛佳在桌旁坐下，他对学监说：“伊万·伊万诺维奇，请叫下一个吧！”

“菲多罗夫·瓦西里！请到桌前来……”

……考试结束后，在教员休息室里给三年级评分。

校长按住夹鼻眼镜，俯身看着记分册。

“下一个是乌里扬诺夫。我看，可以给五分。雅柯夫·伊万诺维奇，您的意见呢？”

“同意，他在我这班是首屈一指的好学生。”

副校长连忙摇晃起胡子来：

“对，对！确实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学生！”

“诸位先生，请大家注意乌里扬诺夫兄弟俩，”校长提高

嗓门接着说。“哥哥，亚历山大，年年获奖。弟弟，弗拉基米尔的前途不可限量。请大家相信，我们的平凡工作不会白费，孩子们会为我们这座名城增添光彩的，我市曾经为帝国培养出象历史学家卡拉姆金、诗人雅兹科夫、寓言作家德米特利耶夫、作家格里果罗维奇以及不朽的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这样一些杰出的知名人物……，是这样的，先生们！”

校长讲完这段动听的话，摘下眼镜，环顾了一下在座的人，仿佛在问大家：他的话是否全都听懂了。

二

沃洛佳放学回来，快活地吹着口哨，眼睛往四下里张望着。萨拉托夫大街拐角上，常常聚集着几只“公鹅”——人们依照校徽上的字母这样来嘲弄市立技术学校的学生。技校的学生一向好打架，常常向普通中学的学生挑衅。这个十字路口很少有人敢一个人走，即使有人敢，也只能飞快地走过去。简便的办法是从邻近胡同绕过这块危险地带，可是沃洛佳偏偏特别乐意从这儿过，尽管一个人过总有些提心吊胆。今天，斜对面自来水龙头那儿，就有三个技校学生正站在那儿等着……

沃洛佳既不转弯儿，也不加快步伐，毅然往前走，虽然两条腿不由自主地直要跑。身后响起刺耳的拉长了的口哨声。沃洛佳哆嗦了一下，心紧缩起来。他在马路上已经作好了挨“子弹”的准备，但仍强制着自己若无其事地往前走，只是眼

睛往旁边儿瞟着，握紧拳头，严阵以待。然而，使他奇怪的是，一切平安无事。他穿过大街，躲在一个圆形木广告架的后边，解开制服领子，擦去额上的汗珠，从广告牌后面小心地向外张望。

街那边的人行道上，一个上岁数的将军一只手背着，另一只手拄着手杖，从容不迫地迈着大步，那三个市技校学生却没有影儿了……。

沃洛佳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飞快地扫了一眼散贴在木架上的广告。“聘请寄宿女教师一名，为孩子补习各门功课，必须具备音乐知识。”旁边一张广告上，画着一个装束古怪、睁着圆眼睛的女人。大字标着：“预言家努娃-加娃，巴拿马人，精通魔法，通晓过去，预知未来。”

沃洛佳没再往下看，他急着回家，因为还有不少事急等他去办呢。首先得到花园去喂喂萨沙买来作博物实验用的那只小狐狸。那只小家伙完全驯服了：能直接从手上吃食，由于贪吃，噎得呼哧呼哧直喘，可好玩啦。然后，他答应过给妹妹奥丽亚抄乐谱（这当然是件枯燥的事儿，但有什么办法呢，既然答应了，就得办）。再盘盘单杠也不错……真是，要办的事太多了！他匆匆忙忙给这位巴拿马女预言家添上胡子，顺着绿树成荫的莫斯科大街连跑带跳地往家走。这条街的一头，有一幢木房，门口钉着一块小铜牌：“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乌里扬诺夫。国民教育总监。”

太阳早已越过房顶，正好奇地往敞着的书房窗户里窥视，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还在不住手地写着，时而下意识地挪挪身子，躲避那执拗而讨厌的光线。

沃洛佳迈着迅速有力的步子，经过穿堂，从书房旁边走过。

“喂，大学生，成绩怎么样？”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叫住他。

“拉丁文大概是五分！”沃洛佳在门旁停了停，匆匆答了一句话，就跑上楼去了。他一边上楼，一边往下摘海豹皮背包，朝阁楼上自己的房间跑去。

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沃洛佳的母亲，温存地目送着儿子活泼、墩实的身影，这时她碰上了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担心的目光。

“沃洛佳学起什么来太轻而易举了，”他低声说，“我担心他会学坏。”

“得啦，对沃洛佳没什么可担心的，他那没完没了的‘为什么’、‘什么原因’叫他闲不住，”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不同意地说，然后走到门口，对儿子喊道：“沃洛久什卡^①，洗洗手，去叫萨沙和阿尼亚，吃饭啦！”

长满青草的院子一头，有一间夏天作厨房用的小板棚，沃洛佳的哥哥萨沙在那儿装设了一间自用的化学实验室。

一只只烧瓶、曲颈瓶、架上的细试管，在桌子上严肃地闪着光；搁板上排列着大大小小的盖着毛玻璃塞的玻璃瓶，瓶子上整整齐齐地贴着标签。墙上挂着一大张门捷列夫周期表。这一切使这间简陋的小屋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实验室。屋角，有个小炉子，上面放着一台不大的药用天秤，两个小小

^① 沃洛久什卡是沃洛佳的爱称。——译者注

的牛角盘系在绿色的细绳上，旁边还有个装砝码的小木盒。窗户旁边，吊着一个自制的书架：厚厚的书脊上，烫金的书名十分醒目：谢切诺夫——《末脑之反射运动》，达尔文——《物种起源》，保克耳——《英国文化史》，斯宾塞——《社会学原理》。

沃洛佳来到实验室跟前，朝窗里仔细张望。萨沙站在桌旁，身上扎着油布围裙，卷着袖子，正在观察酒精灯上一个玻璃烧瓶里煮沸的深色液体。他那现出沉思的黝黑的面孔上，闪动着火苗儿的亮光。他不时斜眼看看怀表。

沃洛佳的姐姐阿尼亚，盘着腿坐在一把用麦秆编成的老式木圈椅上，胳膊支在炉台上，在大声朗读一本破破烂烂的厚书。她那流露着向往、通常略显忧郁的面庞，这时蒙上一层淡淡的红晕，一绺绺浓密的黑发披在前额上。

“……未来是光明而美好的，”她热情洋溢、富于表情地朗读着。“热爱它，追求它，为它工作，使它尽快到来，尽你们所能，把属于未来的东西变为现实吧！你们能把多少未来的东西变为现实，你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多么光明、美好、欢乐和愉快。追求未来，为它工作，使它尽快到来，尽你们所能，把一切属于未来的东西变为现实吧。”

“等一等！”萨沙打断她，一对乌黑的大眼睛望着酒精灯上的火苗儿，沉思着复述了一遍：“‘尽你们所能，把一切属于未来的东西都变为现实吧……’，你知道，这该有多好啊？今天就以全副精力去实现明天的理想，——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说的话呀！”

“萨沙，这是谁说的话呀？”沃洛佳走进屋，冷不防地问。

阿尼亚迅速合上书，不满意地说：

“先生，你想知道这个还为时过早！”

“为什么？”

“因为呀，少管闲事，免得碰钉子、别往上凑，小心酒精灯燎了你的鼻子！”

“萨沙，你那烧瓶里盛的什么，是‘有毒的氯气’吗？”

“别碍事，沃洛佳。”

“妈妈叫吃饭啦，我帮你收拾收拾。”

“说我就去。”萨沙回答说，一面用一个小玻璃帽把酒精灯盖上。

“不，你不去，我也不去！”沃洛佳坚决地说，同时把双手往裤袋里一插，眼睛扫视着屋子四周。

“原来如此？！”萨沙笑了一下，偷偷对着姐姐向门外摆了一下头。阿尼亚迅速地把书藏在炉子后边，从实验室跑了出去。这并没逃过沃洛佳的眼睛，他本想问问，他们为什么要把书藏在那么蹩脚的地方，但没吭声，知道现在没有工夫刨根问底。

“这么说，我不去，你是不走啦？”萨沙一面脱围裙，一面问道。

沃洛佳摇了摇头，表示不走。

萨沙朝开着的窗户瞥了一眼，慢条斯理地放下衬衣袖子，把表揣进胸前的口袋里，然后猛然拔开一个烧瓶塞，跑了出去，跟着插上了门。屋里很快充满二氧化硫气味。

沃洛佳捂着鼻子，从实验室窗户跳了出来，边笑边跑，追赶着朝花园跑去的哥哥和姐姐。平时遇热天，乌里扬诺夫